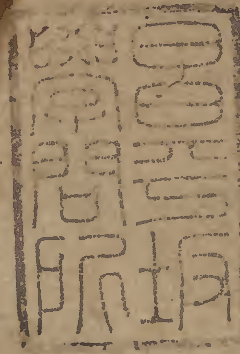


通鑑箋註

二十二之三



東漢

獻帝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八	七	六	三
八	七	六	三
八	七	六	三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八	七	六	三
八	七	六	三
八	七	六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76	
冊數	36 (10)		
函號	284	8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通鑑箋註卷二十二

東漢紀

孝獻皇帝

諱協之字曰合靈帝中子也董卓廢皇太子而立之在位三十一年曹丕篡位廢帝禪陵按諸法昭明廢帝曰獻

鑑庚午初平元年春正月卓弑弘農王關東州郡皆起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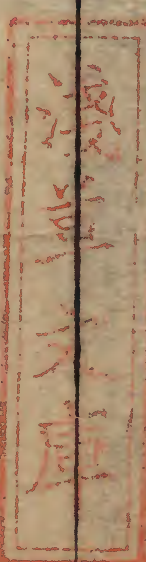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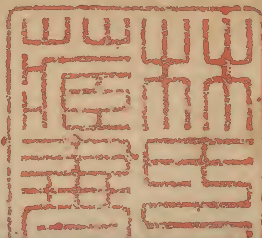
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紹屯河內縣名屬懷慶府曹

操屯酸棗今河南延津縣袁術屯魯陽今河南魯山縣眾各數萬豪傑多

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

者君也苟非其人雖疆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

綱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陳泰曰夫政在德不在眾



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羗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卓乃悅。旣而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彪曰：關中殘破，都雒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爲司徒。

綱卓徵蓋勳爲議郎，皇甫嵩爲城門校尉，嵩將兵三萬屯扶風，勳密與嵩謀討卓。卓素怨嵩，徵爲城門校尉，欲因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卓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而就徵。綱三月，董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劫遷天子車駕入長安。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范曄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蔽其罪，當時天下之懸解而終不以猜詐爲憂者，知其本于忠義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徂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于正也。

鑑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討董卓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前
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
綱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
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
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
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綱以劉表爲荊州刺史表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
越勸表南據江陵縣名屬荊州府北守襄陽府名屬胡廣荊州八郡可

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
至者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綱袁紹等諸軍畏董卓之疆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
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董卓焚燒宮室劫遷太子海
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
兵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馬亦被
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遁還
酸棗操還屯河內

鑑幽州牧劉虞敝衣繩履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
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口皆忘
其遷徙焉

綱辛未二年正月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

通鑑卷之三十三
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為主。韓馥袁紹等遣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返造逆謀，以相垢污耶？」乃欲犇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鑑二月，孫堅進屯陽人。

縣名，即陽人聚。

與董卓戰，大破之。

綱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蹶蹑即調發軍糧。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爾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與汝和親邪？』堅進至雒陽，掃除陵廟，得傳國璽于城南甄官井中，分兵邀卓。卓奔還長安，堅遂軍魯陽。

綱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初，紹用逢紀計，密要公孫瓚取冀州，使馥所親辛評、荀諝等說馥曰：「君自料寬仁容衆，孰與袁氏？智勇過人，孰與袁氏？世布恩澤，孰與袁氏？馥曰：『皆不如也。』諝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从處其上，彼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彼若與瓚取之，危亡可立而待。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然其計，馥長

史耿武等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若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袁紹字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後馥依張邈竟自殺

鑑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戰射堅殺之公孫瓚大破青州黃巾威名大震

綱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疆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遣周昂襲奪堅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

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數紹罪惡進兵攻之冀州諸城多畔從瓚常山趙雲爲郡將兵詣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嘉接納雲遂從備爲主騎兵

鑑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王名勝景帝第八子垂手下膝顧目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因往見瓚瓚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東河

今山西 涿郡張飛涿郡今順天府涿州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

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

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

綱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初卓入關留儁守雒

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東屯中牟移書州郡徵兵討

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助之

鮑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

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

既見度乃廬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

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

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

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

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

箋曰寧少時與華歆邴原為友號為一龍歆龍頭原腹

寧尾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

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又嘗共讀書有乘軒

冕者過門歆出看寧曰富貴須自致窺他人乎遂割席

分半而坐曰子非吾友也原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

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

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

通鑑卷之三十三
丁奉以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此觀人之要法也吾嘗以此觀寧歆之見金矣寧也揮之而忘情於不顧歆也捉之而矯情於一擲二子之出處其卽此而遂定寧避曹操渡海居遼及歸田之後年八十四而竟不食魏朝之一粟卽揮金之志充之也歆事曹操收伏后后閉門匿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以致父子並位三公此卽捉金之念弱之也然則二子窮貧雖相爲友而晚節末路薰蕕判別矣

鑑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使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恠之以事告烈烈使追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

鑑壬申三年荀淑有孫曰彧者彧少有才名何顥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聞曹操有才略乃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

丁奉曰荀彧志在復漢往從曹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信斯言則操之立志以漢高自居以子房待彧是篡漢之機一言而已蓋使彧知其不合卽當求遠去矣何待九錫之議蹙其殺耶

綱董卓車服僭擬天子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爲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避之卓意亦

陳仁錫曰
此一嘆似
可已恐漢
書不能賅

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卓入朝，伏勇士於北掖門刺之。卓墮車，大呼：「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斬之，卽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暴卓屍於市。卓素充肥，守吏爲大炷置臍中燃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爲奮威將軍，封溫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性剛稜，疾惡卓旣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始與士孫瑞議下詔赦卓部曲，旣而疑之，乃止。卓部將李傕、郭汜等遣使求救，不得，乃舉兵入長安，屯南宮掖門，收允與琬殺之。布走出關，士孫瑞不

專討卓之勞歸功不伐故得免於難

箋曰黃琬字子琰瓊孫也建和初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為魏郡守以狀聞詔問所食多少瓊不能對琬時七歲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異蔡清箋曰伯喈曠世逸才博通墳典辨奇聲於柯亭識美音於焦尾悟殺心於聽琴書石經於成均著十志譏三互疏七事廬墓而馴兔擾連理生則遠近歸其孝同居三世不分財則鄉黨高其義指斥宦官至於亾命於江海遁跡吳會而不辭奈何董卓一辟劫之以威卽翻然而應命信宿三遷卒之座中之嘆獄中之死弗獲免

焉邕之懷恩附逆罪難逭矣而允之滅紀廢典謂之何

哉訂義

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請

裁為琴杲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時人名曰焦尾○隣以酒食召邕邕聞彈琴聲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向也遂反主人知追問其故邕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瑟見螻螂方鳴蟬將去而未飛螻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螻螂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邕侍母病不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墓側有兔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枝○邕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

綱青州黃巾寇兖州刺史劉岱與戰遂為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兖州刺史進擊黃巾悉降之得卒三十餘

萬收其精銳

綱十月曹操遣使上書操辟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張楊假塗西至長安董昭說楊表薦承為深分乃為操作書與催汜等致殷勤催汜議留操使鍾繇說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欸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從之

綱徵朱儁為太僕初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

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催奉迎天子會李催用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

鑑癸酉四年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曹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進攻睢

陵縣名屬徐州夏丘今鳳陽府虹縣皆屠之鷄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綱冬十月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眾潰被執會有詔增虞封邑瓚誣虞謀稱尊號脇使者斬之傳首京師故吏尾敦劫歸葬之初虞欲遣使詣長安而難其人眾咸曰右北平田疇年雖少有奇才虞乃備禮而遣之疇選家客二十騎間道至長安致命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

發章表哭泣而去。瓚怒，購求責之。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

疇恐燕趙之士莫有從將軍者，瓚釋之。疇比歸，無終今順天府

玉田縣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

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在玉田縣東北營深險，平敞地

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乃

為約束，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

鑑甲戌興平元年，曹操之攻陶謙也，平原相劉備將兵救

之，遂歸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

綱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留太守張邈

少時好游俠，袁紹及操皆與之善。九江守邊讓，素有才名，

操以其譏議已而殺之。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剛

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邈迎呂布，以拒曹操。時兗州郡縣

皆應布，唯鄆、范、東阿三城不動。程昱過范，說其令靳允曰：

「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曹使君智畧不

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

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亾乎？」允流涕許之。遂勒兵自守。

綱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

糜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推袁術，孔融謂備曰：「袁公路

豈憂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

之。

諫人

能

視能者與之

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鑑初，孫堅生四男，策、權、翊、匡。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威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及堅死，策年十七，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傑，有復讎之志。至壽春，見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為懷義校尉。

鑑乙亥二年，曹操攻鉅野，斬呂布將薛蘭、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

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操乃止。

鑑李催、郭汜爭權，治兵相攻。催迎帝幸其營，遂燒宮殿，官府七月。楊奉、董承等將兵送乘輿東歸，乘輿居棘籬中。

鑑孫策說袁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兵，以佐定天下。術許之。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

競以牛酒勞軍，策攻劉繇于曲阿，繇敗走。策入曲阿，發恩布令，威震江東。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

通鑑卷之三十三
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

綱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斃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子衡加手下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即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自是中軍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義校尉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每得北方士大夫書尋歸美於昭策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子布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綱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唯臧洪當來救吾眾曰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強力不能及耳洪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赴難紹不從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危請師見拒辭行受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沒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孔彰足下

東仁錫曰
子生而無聞焉

每仁錫曰
子生而無聞焉
二內有數
也

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子謂余身死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陷。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為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陳容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潘之淙箋曰。紹攻臧洪城。中糧盡。洪自度必不免。呼將吏士。民謂曰。洪于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觶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升。請稍以為餽。粥。洪歎曰。何能獨甘此耶。使作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執洪。

綱劉虞故吏鮮于輔迎虞子和攻公孫瓚破之。

尹起莘曰。故吏之書。一以見虞之恩德。在人未泯。一則見輔等不忘故主之義。皆所以爲忠臣義士之勸也。

鑑丙子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術令呂布襲下邳張飛敗走備降於布布復以備爲豫州刺史使屯小沛布自稱徐州牧

鑑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

依墻壁間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荀彧曰

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編素而

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天子出奔曰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

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鸞駕旋軫車後橫木也旋軫猶言四轅東京榛蕪

義士有存本之恩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以從人望

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

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操乃將兵詣雒陽引董昭問

計昭曰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跂望獲

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

將軍筭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自爲大

將軍封武平侯

綱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避之朗

不從發兵拒策策破之朗遁走策追擊大破之朗乃降策

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

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吏卒常苦之夫白龍魚服

困於豫且訂義

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

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時若何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願少留意策曰君是言也然不能改乃止

箋曰翻字仲翔餘姚人垂髫時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

翻遺書曰琥珀不取腐草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宜

矣客大奇之嘗以所注易示孔融融歎曰東南之美非

特竹箭也後忤孫權罪放海外每自謂生無可與語死

以青蠅為吊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恨

綱冬十月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不聞勤王之師但

摠相討伐紹上書陳懇乃以紹為太尉紹恥班在曹操下

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

事

綱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攸為軍師郭嘉為祭酒

初操求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攸及嘉操徵攸與語大悅

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嘉初見

袁紹訝其好謀無決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

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

綱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所任

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

汪明際曰
惜乎虞詡
易不得見

汪明際曰
豫先奉車
駕故獨責
紹也

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坐席而不與論政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乃奔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

箋曰孔北海愛才樂士賓客日滿其門嘗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嘗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鍾惺箋曰孔融雜詩云巖巖鍾山首赫赫炎天路高明曜雲門遠景灼寒素昂昂累世士結根在所固呂望老匠夫苟為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人生有何

常但患年歲暮幸托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厝由不慎小節庸夫笑我度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觀此詩可見文舉胸中別有曠識不落俗人管測耳

仁錫曰
此術伎倆
可見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

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綱劉備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操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害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詔以備爲豫州牧遣東屯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箋曰初備在豫州舉袁渙茂才至是爲布所留使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之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綱劉表立學校作雅樂賈詡往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杜襲繁欽避亂荆州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襲諭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身以待時耳子若見能不已吾

陳仁錫曰
借人殺人
表之養上
安在

與子絕矣。欽慨然受命。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於操，衡罵辱操。操怒曰：「禰衡豈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左右譖之，表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後衡衆辱祖，祖殺之。」

箋曰：禰衡字正平，潯川人。弱冠時客游潁許，懷一刺至。于漫滅無可投者，孔融深愛其才，定爲忘形交，疏薦于操。操亟欲見之，而衡自稱狂疾，不肯往。操怒，乃召爲鼓史，奏漁陽三槓，聲節悲壯，聽者感慨。吏訶曰：「鼓史何不改裝衡，卽脫故衣，裸身而立。」徐取琴，半絃絳着之，復三槓而去。操笑曰：「本欲辱衡，孤反見辱。」及爲祖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祖歎曰：「此正善發祖意也。」祖長子射嘗會客，請衡賦鸚武，援筆立就，一坐歎賞。因罵祖被殺，射奔救無及矣。

箋曰：李白詩云：「魏祖營八極，蟻視一禰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武，落筆超羣英。鏘鏘金玉句，句句欲飛鳴。鷲鷲啄孤鳳，千春傷我情。五嶽起方寸，隱然訖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

鑑丁丑二年春，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

通鑑卷之八 卷三
日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疆終爲所禽今紹有十敗公
有十勝紹雖疆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
勝也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
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
公外簡內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
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紹恤
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言惑亂公浸潤不
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爲
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

綱袁術稱帝於壽春欲以金尚爲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
殺之聘處士張範範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地廣
民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疆夫用
德以同天下之欲雖山匹夫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
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
鑑五月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
陳珪恐徐揚合從爲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
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婚必受
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女在途追還絕婚後布因
陳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

通鑑纂言 卷三
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餓卽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綱袁術遣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陳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遣暹奉書與合兵，並到勳營。勳等敗走，殺傷殆盡。

綱秋九月，曹操擊袁術，走破之。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衆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卽日拜都尉。

綱楊彪與紹爲婚，操惡之，奏收下獄。孔融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可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乎？操使滿寵按彪獄，乃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操卽赦之。

綱戊寅三年秋九月，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荀攸勸操自擊布，操圍下邳。久疲，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乃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

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備曰：玄德卿為坐客，我為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操命緩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嘗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嘗請死，操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因涕泣，并布順皆縊殺之。召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張遼、臧霸等皆降。

綱：劉備從操還許，操表以為左將軍，禮之愈重。綱以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策遣張紘獻方物，操欲接

納之，因加表封以紘為侍御史。周瑜、魯肅、張紘、袁術無成，遂棄官渡江。從策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今池州府石埭縣禽之，謂

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汝勿恐怖。即破械，署門下賊曹。生盜賊之事又討太史慈於甬壁，禽之，解

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訂義。策攻劉繇於曲阿，繇使太史慈偵視，輕重獨與一騎卒趨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慈便前關，正與策對策，擊得慈手，賊慈亦得策無繫會兩家兵騎來赴，於是解散。

不與。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會劉繇卒。楊州士衆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之，并觀華子魚，所以

牧御方規何如可字左右皆曰慈必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果如期而慈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鑑已卯四年袁紹擊公孫瓚圍之二月瓚自焚死

綱袁術既稱帝淫侈滋甚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犇其部曲陳簡復為簡所拒士卒散走不知所為乃遣使歸帝號於袁紹紹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邀之復走壽春至江亭坐箒牀而嘆曰袁術乃至此乎因憤慨嘔血死

綱袁紹益驕簡精兵欲攻許沮授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疆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今棄萬安之術而與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郭圖審配曰以公今日之疆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監軍之計在於持守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令圖等攻許八月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城名在開封府中牟縣北

綱冬十一月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繡欲許之詡於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疆曹弱又先與曹為讐詡曰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宜從一

也。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率衆降。操執手歡宴。拜揚武將軍。表詡爲執金吾。

東仁錫曰以鹽市牛耕種矣關中以案歸民

綱。曹操使魏覲鎮撫關中。覲書與荀彧曰。關中流民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爲部曲。兵家遂彊。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若有歸民。以供給之。民必競還。又使司隸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綱。劉表遣從事中郎韓嵩詣許。時袁紹使人求助於表。表

陳仁錫曰許許觀其才最可畏嵩勸守節既行力勸遣子入侍是漢末第一一人

許之。竟不至。亦不援操。韓嵩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不然。固將擇所宜從。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君爲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今君臣名定。以死守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恩。無爲負嵩。表疆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大會陳兵將斬之。嵩不爲動。徐

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

綱孫策襲廬江太守劉勲取之因徇豫章謂虞翻曰華子

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

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前會稽太守中州

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也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

器仗士民勇敢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

如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

畧超世用兵如神今君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悔無

及也歆乃夜作檄明且遣使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

策向歆拜禮為上賓

綱功曹魏騰忤孫策意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

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

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

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鑑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初董承稱受帝衣

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

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

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和

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

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屬備備眾數

通鑑卷之三
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備謂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鑑：庚辰五年，操欲自攻備，諸將皆曰：「袁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奔青州歸袁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紹不從。豐強諫，紹以爲

沮衆，械繫之，遂進軍黎陽，遣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曹操北救劉延，顏良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臨濟嘆曰：「上盈其志，下矜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紹軍至延津南，操陳輜重餌敵，率將縱擊，大破之，斬文醜、良醜，皆紹良將，兩戰擒之，紹軍奪氣。

鑑：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畱，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

去耳。遠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鑑孫策既定江東，欲乘虛襲許都，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篋竹中射之，中頰，創甚。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策卒，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綱袁紹軍陽武，曹操分營堅壁，以衆少糧盡，欲還許。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

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彼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操乃堅壁持之，以輕兵襲破其屯，盡燔其糧穀。紹與八百騎渡河走，操追之不及。紹爲人寬雅，有局量，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懷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紹敗，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諒吾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而恚，吾不望生逢紀復譖豐，聞敗拊手大笑。」紹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蘇軾曰：魏武帝旣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旣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爲明上謀而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

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以興亡乎

綱初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及敗授為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從也操與之有舊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疆狐猶不能自保况衆人乎

綱以孫權為討虜將軍初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周瑜薦魯肅於權權獨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

鑑辛巳六年曹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縣名屬南陽府備在荆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慨然流涕表恠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鑑壬午七年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夏五月薨紹有三子

神仁錫曰
三分亦
志氣衰
矣

譚熙尚衆以譚長欲立之審配矯紹命立尚譚不得立自將軍屯黎陽

綱袁尚遣其將郭援高幹攻河東今山西所經城邑皆下

河東郡吏賈逵守絳縣屬平陽府援攻之急父老約援不害逵

乃降援許之既而以兵劫之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

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吏民皆乘城呼曰負約殺我

賢君寧死耳乃囚之壺關土窖中蓋以車輪逵謂守者曰

此間無健兒耶而使義士死此中乎有祝公道者夜盜出

逵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操使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

拔而援至諸將以援衆盛欲釋平陽去繇曰此爲未戰先

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吾渡汾爲營及其未濟

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未半繇擊破之南單于

亦降援繇之甥也枝尉龐德斬之繇見其頭而哭德謝繇

繇曰援雖我甥國之賊也何謝之有

綱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猶言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猶

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將軍承父兄餘

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

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

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

哉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

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綱癸未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

至鄴而還譚攻尚不克引兵還南皮縣屬河附府譚別駕王脩

自青州來救譚欲更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

人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

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

聽也譚不從

鑑袁譚袁尚治兵相攻時曹操擊劉表軍西平縣屬汝寧府譚

遣辛毗詣操請救操羣下多以為劉表疆宜先平之譚尚

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

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

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

操從之

鑑初劉表以書諫袁譚曰君子圍難不敵讐國交絕不出

惡聲况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

之耻哉若冀州不弟冀州也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

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又與尚書曰青

州天性峭急青州譚也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

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

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

凡明際曰
妙論可垂

綱甲申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初審配殺辛毗家屬令士卒堅守死戰伏弩射操幾中配兒子榮開門內操兵配拒戰被執毗以馬鞭擊其頭而罵之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操欲活配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操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寶物賜繪絮廩食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陳仁錫曰
評琳入情
而難

鑑十二月袁譚復背曹操操攻平原拔之袁譚走保南皮操進攻譚敗走追斬之王脩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為掾屬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箋曰琳廣陵人建安七子之一為袁紹作討曹操檄後歸操操曰昔為袁本初草檄但可罪孤何乃上及祖父琳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操愛其才厚款之軍國羽書

多出琳手操苦頭風嘗臥讀琳作霍然起曰此愈我疾
綱乙酉十年袁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奔遼西烏
桓觸乃自號幽州刺史驅率守令背袁向曹別駕韓珩曰
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
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
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
捨之

綱丹陽督媽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
徐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
舊將孫高傳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

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

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

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

共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經奉覽員首以祭

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

綱冬十月高幹復叛曹操謂荀彧曰河東天下之要地也

君爲我舉賢才以鎮之彧曰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

以應變操乃以畿爲河東太守於是畿務崇寬惠民有辭

訟爲陳義理遣歸諱思之父老皆自相責不敢訟勸耕桑

課畜牧百姓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脩戎事講武備河

與仁錫曰
徐六貞忠

正非止貞
婦

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

綱丙戌十一年春正月以仲長統爲尚書郎統嘗著論曰
昌言其畧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
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乃
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繼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
士民之志已定彼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
可亡也乃犇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遂至
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
爲我之哺乳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豈非富貴
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亾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
道常然之大數也

綱丁亥十二年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亾虜耳夷
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
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不聽及公孫康斬尚熙還問前
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爲常諸君
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初操之伐北也劉
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
失此大會今日天下分裂日尋干戈奉會之來豈有終
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鑑初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

山名在襄陽府西北

每自比管仲

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非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僵也失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二水名俱在漢陽府利盡南海，東連吳會，今蘇州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

善，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孔明曰：「有一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一有水也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郡龐德公素有重名。

徽曰事之德公常謂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
水 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

通鑑箋註卷二十三
東漢紀
孝獻皇帝下
綱戊子十三年春正月孫權擊江夏太守黃祖破斬之
綱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操以崔琰為西曹掾毛
玠為東曹掾司馬朗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琰玠並典選
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與
服不敢過度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嘆曰用人如此
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懿少聰達多策略琰謂朗
曰公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

通鑑箋註卷二十三
東漢紀
孝獻皇帝下
綱戊子十三年春正月孫權擊江夏太守黃祖破斬之
綱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操以崔琰為西曹掾毛
玠為東曹掾司馬朗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琰玠並典選
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與
服不敢過度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嘆曰用人如此
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懿少聰達多策略琰謂朗
曰公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

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

綱八月曹操殺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御史大夫郗慮承操旨奏融在北海欲規不軌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操遂收融并其妻子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

箋曰融被收一女年七歲二子年八九歲初以其幼弱可全寄他舍二子方對奕聞父被收不動左右怪問之答曰破巢之下寧有完卵乎主人遺肉汁男渴而飲之

女曰今日之禍豈得父活何賴知肉味耶兄號哭而止或言於操盡收之女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遂延頸就戮

蘇軾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慨然有烈丈夫之風又曰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大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賊之雄者耳其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也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

綱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

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

鑑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會表卒。子琮為嗣。九月，操至新

野。琮遂舉州降操。時劉備屯樊。城在襄陽府西北大驚呼部曲共

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

背信自濟，吾斷不為。備將其眾去，過襄陽州人多歸備。比

到當陽。縣屬荆門州眾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別

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

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綱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至襄

陽。聞備已過，操將精兵五千往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

里，及於當陽之長阪。備乃棄妻子走。

綱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

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

遇劉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

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綱曹操進軍江陵，釋韓嵩之囚，以為大鴻臚。又以和洽、劉

廙為掾屬，從人望也。劉璋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

短小放蕩，操以定荆州走劉備，不存錄。松怨之，歸勸璋

亦見得江陵必當據守耳

注明際日運行保江陵此最得策操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趨

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鑑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請往說劉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會備南走。肅迎之於當陽長坂。謂備曰。孫討虜。敬賢禮士。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備用肅計。進往鄂縣之樊口。

鑑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詣孫權。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

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而事之。權曰。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安能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心同

深仁錫曰
操以驕敗
江東幾爲
所明

力破曹軍必矣。操軍敗則荆吳之勢一蹙，鼎足之形成矣。

鑑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臯，旌麾南指，劉琮束手。

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

不響震，夫色長史張昭等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

也。今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魯肅

密言於權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

願早定大計。時周瑜至鄱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

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

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

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

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

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

兵之患也。瑜請得精兵五萬人，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

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

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此天以君授

孤也。因拔刀斫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

同。因撫瑜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五萬兵難卒合，

已選三萬人。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爲

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

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

陳仁錫曰
憤甚

汪明際曰
操之取江

以極是乘
而騎其

以有赤
之取也

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

箋曰：初，曹操密遣蔣幹往說周瑜。幹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遙聞芳烈，故來敘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蘓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綱吳兵進與操遇於赤壁

山名在武昌府東南

時曹軍眾已有疾疫

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騎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潰。操

通鑑纂言 卷三十一
引兵從華容道步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曹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徐晃守江陵，引軍北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鄧章漢箋曰：魏武軍赤壁水上，時嘗月夜把酒橫槊賦詩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希，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

天下歸心

蘇軾曰：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技，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疆。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孫權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鑑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

桂陽、零陵四郡。

俱屬湖廣

皆降之。

鑑己丑十四年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瑜屯據江陵，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

南岸地以給備。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兒。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

綱庚寅十五年春。操下令求才。初掾和洽言於操曰。天下

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

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令。有着新衣乘好車

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飭。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夫立教觀

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

而為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偽矣。操善之。乃下令曰。二三

子其佐我。明揚側陋。惟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鑑十二月。曹操下令曰。孤始於譙東築精舍。欲秋夏讀書。

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

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

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

與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討袁術。使窮

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

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

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疆盛。恐妄相忖度。言有

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

然欲孤便爾委捐所與兵眾。實不可也。誠恐已離兵。為人

所禍。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

汪明際曰
此論積足
以破庸人
之識

新辰翁曰
謂自是奸
然未必
非亦多
可也

鑑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雄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鑑周瑜詣京見權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奮威權從弟瑜而并張魯

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超時據關中瑜還與將軍據

襄陽以感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道病與權牋

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

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

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山在岳州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

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

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

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

勸權以荊州借與劉備共拒曹操權從之初孫權謂呂蒙

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

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泛覽流觀如涉水獵獸不精專也見往事

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益蒙乃始

就學及魯肅過潯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

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便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

東晉書曰是時志在

而巳則兄

二幸知公

瑾死不存

道者亦虛

一戰而無

曹矣安見

天下事不

可為哉

晚乎。蕭遂拜蒙母，結交而別。

鑑劉備以龐統為治中從事，初備以統守耒陽，令在縣不

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

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言譚

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

綱：辛卯十六年，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據潼關。操留子丕

守鄴，自將擊超。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

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觀者前後重

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兩目四口，

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

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者。超等愈疑，遂操乃

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

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

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

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眾南守，而西河

之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連車樹柵，為甬

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度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

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為

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

化，固非一道也。」乃留夏侯淵屯長安，以張既為京兆尹，招

汪明察曰
不凡其談
英語言皆
其勳錄

懷流民與復縣邑

陳仁錫曰
有君無臣
君志天下
臣志一方
千古浩嘆

鑑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邑邑不得志益州別
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以有為勸璋結劉備
以討張魯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然之遣正將四千
人迎備主簿黃權諫璋不聽法正至荆州陰說備取益州
備疑未決龐統曰益州土沃財富大業可成備曰今指與
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
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
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
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

亮關羽等守荆州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備至巴郡今

寧府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

也備至涪音浮今四川涪州璋往會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

魯備比到葭萌今保寧府廣元縣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

綱壬辰十七年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

上殿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丕欲自

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軍在遠外有強敵將軍為天下之

鎮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

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

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也必欲誅之宜先啓

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之行也。不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綱：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號建業。今應天府

綱：七月，權長史張紘卒。時紘還吳迎家，道病，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反。人君承基據勢，無假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而以義斷恩也。權省書為之流涕。

鑑：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慙德，樂保名節，然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畱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

向濡頌或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或行義脩整而有智謀
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尹起莘曰曹操姦詐忌克此才智之士鮮有爲其所容
或旣委身事之制勝設奇算無遺策此固操之所忌者
况其篡弑已成或乃欲以正論尼之何哉故或與操周
旋踰二十年平時心腹相與豈不知操之爲人而欲以
秉忠正守退遜責之乎或之殺身初無可取旣不足以
存漢又不足以成仁推原其失特在於從操之初擇之
不精至其晚節末路則亦未如之何矣觀或然後知不
仕吳不仕魏者其於出處大節尤不可及而失身於操
者生死皆辱也後之以才
能自見者其亦審所擇哉

綱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
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擁疆
兵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
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
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
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
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書于璋求益萬兵及資糧
璋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疆
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
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璋聞之收斬松救關
戍勿復得與備通備大怒召懷沛責以無禮斬之并其兵
進據涪城

鑑癸巳十八年正月曹操進軍濡頌口號步騎四十萬攻

破孫權江西營。權率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楫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操徹軍還。

綱夏五月，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秋七月，操始建宗廟，社稷，納三女爲貴人。

綱益州從事鄭度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若驅民燒穀，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此必禽矣。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吳懿等拒備。懿詣軍降，復遣李嚴費觀督軍。嚴觀亦降，備軍益疆進圍雒城。守將張任出戰敗死。

綱八月，馬超入涼州，殺刺史韋康，參軍事楊阜。外兄姜敘擁兵屯歷城。阜見敘及其母，歔歔悲甚，曰：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敘母慨然曰：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人誰不死，死死於忠義，得其所矣。我不以餘年累汝也。敘乃與趙昂尹奉等合謀。時超已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妻曰：吾謀如是，柰月何？妻厲聲曰：雪君父之大耻，喪元不足爲重，况一子哉？阜與敘昂奉討超，盡殺超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并趙月，皆殺之。與阜戰敗，奔漢中。

綱冬十一月操欲復肉刑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笞法本與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爲未可行操遂止

綱甲午十九年三月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

綱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

今夔州府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喝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

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

斬之引爲賓客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爲飛定巴西德

陽麗統中流矢卒馬超知張魯不足爲計亦來請降備令

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使從事中郎簡雍說劉璋降

鑑劉備進圍成都時劉璋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

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

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備遷璋于公安盡歸其財

物備自領益州牧

物備自領益州牧

葉采曰昭烈以信義聞天下而有取劉璋之事議者以璋善遇昭烈反扼其吭而奪之國豈得爲有義吾竊以

為不然。昭烈之取劉璋，正所以為義也。方董卓之亂，雄
豪競逐，猶皆以討賊尊漢為名。劉焉乃陰懷異志，乘間
據有益州，偃然有不臣之心。茲蓋漢之奸賊，二袁董卓
輩爾。及璋以孽息闇弱，復盜王土，昭烈方仗義兵，攘羣
盜以復漢室。此而不誅，漢室當何興邪？故昭烈之舉，上
以撫漢帝之憤，下以誅劉焉之奸，厥功大矣。何負義之
有？故曰取劉璋者，正所以為義也。

鑑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
詣魏公操。諸葛亮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入
蜀，依劉璋。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
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涪
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
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萊、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

陳仁錫曰
國賊本破
一言重九
此諸公皆
昧昧今日
爭荆州明
日分荆州
小哉宜其
自比管樂
哉

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益州之民，是以太和。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約，其事定，府
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趨諸藏，競取
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
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克實。」

綱法正一殮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
正太橫，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東憚
孫權，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
然翱翔，不可復制。今柰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鑑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

陳仁錫曰
治一郡之
才非相略
也

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
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容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
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
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
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
替尊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
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
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鑑初劉備以零陵蔣琬爲廣都長備嘗因遊觀奄至廣都
見琬衆事不治時又沈醉備大怒將加臯戮諸葛亮請曰
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
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臯倉卒但
免官而已

綱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畱少子植守鄴以邢顛爲植家丞
顛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禎美文辭植親
愛之禎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
其辜不小愚實懼焉

鑑魏尚書令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攻討常謀謨
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常稱荀文若之進善不
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

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綱十一月魏公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初后與父完

書令密圖操事泄操使郗慮收皇后璽綬尚書令華歆勒

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

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詎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

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正月立

操女為后

鑑初劉備在荊州周瑜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備曰

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得辜於左右願

加寬貸權不聽追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

汝欲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

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已得益

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零

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殺之權大怒遣呂蒙取三郡劉

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為

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肅邀羽相見因

責數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

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始與豫州覲於

長坂豫州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不愛土地士民之力

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西州又

陳仁錫曰
龍頭鷹犬
名之無用
至此

陳仁錫曰
吳蜀之好
取而操高
枕矣

欲剪并荆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鑑乙未二十年秋七月。魏公操自擊張魯。拔陽平。關名在漢中府

今為張魯奔南山。即南鄭縣南山操入南鄭。縣屬漢中府司馬懿言於

操曰。劉備以許方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

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

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

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張郃徐晃等守漢中。

綱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眾十萬

圍合肥。悌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遼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壘入至

麾下。權大驚走。撤軍還。至逍遙津。遼將步騎奄至。甘寧呂

通鑑卷之... 卷三十一
蒙力戰。凌統扶權出圍。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散。文餘無
版。權持鞍緩控於後。着鞭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
南迎權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羣
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
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綱魏西曹掾丁儀用事。羣下側目。何夔徐奕獨不事儀。儀
辭奕出之。傳選謂夔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身。焉
能害人。崔琰從弟林嘗與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
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
人。良足貴乎。

綱丙申二十一年夏五月。魏公操進爵為魏王。後遂用天
子車服。出入警蹕。

胡寅曰。操節次自遷。勢日以逼。設使未
死。則奉帝為山陽公。不待丕而自為矣。

綱丁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擊孫權。權降。權留將軍
周泰督濡須。諸將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樂飲。命泰解
衣。手指其瘡痕問之。因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為孤兄弟。
被瘡數十。吾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
重乎。諸將乃服。

綱十月。魏以世子丕為王太子。初。操以曹植性機警。多藝
能。才藻敏贍。愛之。欲以為嗣。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

陳仁錫曰
何之廷議
是操割肌
膚之愛處

版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官將此官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丕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人問詡詡默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遂立不

箋曰不既立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孫明際曰
添正楊洪
二人之言
遂定漢中
先上一半
霸業成矣

鑑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急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真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

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綱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嚴峻代肅督兵鎮陸口。峻
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權乃以呂蒙代之。眾喜峻能
以實讓。

綱權遣陸遜討丹陽山越。平之。山越既平。遜屯蕪湖。會稽
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遜後詣都。稱式佳吏。權曰。式
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
可復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
耳。

綱戊戌二十三年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魏王
操。不克。時有金禕者。首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
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

尹起莘曰。操以姦賊之資。躬行弑逆。篡奪漢祚。人皆得
而誅之。豈得以疆天之故。未滅其辜。而使討賊之義。屈
而不伸。盖晃等雖微。要之漢之臣子。發憤致討。縱
使不克而死。猶足以愧當時僂首事賊之人也。

鑑己亥二十四年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

在褒斜谷南。近陽平關。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

有漢川矣。乃歛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
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
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
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

陳仁錫曰
結好東吳
併力於魏
百千古一
焉也

去雲插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溺死者甚衆。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觀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引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

綱秋七月。劉備自立為漢中王。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皆進位。有差遣。司馬費詩即受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僕一介銜命。君侯不受拜。於是便還。但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遂即受拜。

鑑關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船攻之。龐德被獲。不屈。羽殺之。禁等窮迫。遂降。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威震華夏。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言於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綱魏王操殺丞相主簿楊修。初修與丁儀謀立曹植為魏

嗣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吳質與之謀修以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後植以驕縱見疏修每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隨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恠其捷推問始泄遂收殺之

箋曰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鰲曰八字魏武謂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我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于字爲絕幼婦少女也于字爲妙外孫女之子也于字爲好鰲曰受五辛之器也

于字爲舜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所記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猶是忌之後操見修父彪問曰公何瘦也彪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綱關中營帥許攸擁衆不附而有慢言操怒欲伐之羣臣多諫操橫刀作色長史杜襲入諫操逆謂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今豺狼當道而狐狸是先臣聞于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

鑑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
 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魯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
 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羽君臣矜其
 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
 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
 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
 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
 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
 馳上襲其空虛則諸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
 馳檄召蒙還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

慮有光曰
 謀亦可為
 詭密矣

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
 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
 權乃召遜拜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
 美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
 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遂發兵襲羽令
 呂蒙為大都督命征虜將軍孫皎為後繼呂蒙至溇陽盡
 伏其精兵艣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
 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以故羽不聞知糜芳傅士仁素
 皆嫌羽輕已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
 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

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
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
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數使人與
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
信羽使還私相叅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
吏士無鬪心會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皆歸附羽自知孤
窮乃西保麥城在湖廣當陽縣東因遁走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
章鄉斬之遂定荆州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卒

笈曰蒙疾權迎置于所館之側所以調護者萬方特有
加鍼權為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嘗穿壁瞻
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不然則咄喏夜不能寐病
中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已而竟卒年四十二

王世貞曰關羽失荆州人以爲羽之失余以爲非羽之失而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羽以與操角而不爲之後繼也其不備吳則次之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據其吭羽雖勝獲于禁七軍能保操之不
自至于拒至羽保其能勝乎即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委羽敵也俱非所以有荆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翼德率三萬之衆而駐荆襄為羽聲援羽進而可以藉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
所就而不懷敵隱然奪蒙遜之狡謀而江陵固於泰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能及此孰非天也夫取襄樊而因以北掩洛東躁許其賢於祁山斜谷不百倍哉故曰天也

綱權至江陵以潘濬為治中荆州軍事一以諮之從事樊

陳仁錫曰
古今材人
謝崇

陳仁錫曰
知長又短
短不以短
掩長數語
似為君

陳仁錫曰
未此教誨
權甘忠於
屬矣

仙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濬曰以五千兵
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略
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
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
鑑權後與陸遜議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
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
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
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
宜無適先對至張子布秦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
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

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
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
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
學問開益籌略奇正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
爾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
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
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略無廢負道無
拾遺其法亦美矣

鑑魏王操表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權遣校尉
梁寓入貢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

陛下宜改
作學下

著爐火上邪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陛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鑑庚子二十五年

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是歲僭國一

正月魏王操至洛陽

薨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太子丕以王后令即王

位

鑑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綱六月魏以賈逵為豫州刺史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奏免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版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真勅史矣布告天下賜爵關內侯

鑑冬十月曹丕稱帝改元黃初廢帝為山陽公追尊父操曰武皇帝

綱魏主丕召蔣濟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至丕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丕忿然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惟陛下察之丕即遣追取前詔

綱魏主丕欲徙冀州士卒實河南時旱蝗民飢羣司以為不可而丕意甚盛辛毗求見丕作色待之曰卿謂徙民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丕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不不答入內毗隨引其裾諫丕乃徙其半以實之

綱魏主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於陛下其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稀出

歷年圖曰新室之末民心思漢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志昆陽之役羣鳥合之衆掃滔天之敵使海內幡然變而為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盜一朝而散皆希世之奇功也至於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首取良吏卓茂以為太傅戒馮異安集關中不務以戰功取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略矣及天下已定不失舊物乃優武修文崇德報功勤政治養黎元典禮樂宣教化表行義厲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耻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寢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而殉國故雖衰而不忘豈非建武永平之遺烈歟至于桓靈而綱紀大壞廢綱英俊賊虐忠正嬖倖之黨中外盤結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燔燒宮闕肆行誅殺外召董卓以脅朝廷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卓貪復殘忍廢主遷都州郡紛然稱兵以討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

上金...

哉 哀

右東漢自光武盡孝獻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